



莲,下来吃饭了。莲,莲,赶紧下来吧。这孩子,每天都得上三五回,一天到晚躲在房间里做什么呢……

一个月是30天,720个小时,43200分,2592000秒,这就是阿城离开老街的时间。如果每一秒都可以换算成一个瞬间,我不想要2592000个瞬间,我只要其中的一个瞬间能够兑换一个永远,阿城可以永远地陪着我走在老街里。阿城说,老街就像是一本脊背泛黄几乎要脱线的老书,而他只肯在这本书中留下属于他的一行字。我把这行字标注在三水泾旁:你就在我身边,我们在水中晃动着,像飘在风中的两个剪纸小人。我把这行字写在老街的上空:在这老街上的每一分每一秒的时光都是借来的,不知什么时候又会被收回去。我把这行字刻在那把蓝色的椅子上:坐在这把蓝色的椅子上,内心忽然涌动着一种等待的感觉……

莲,你每天躲在房间里干什么呢,天天摆弄那些照片,就能把日子一直过下去啊?”

我的事你不用管,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”

我每天管你吃管你住,就不许我多说一句话。”

饭桌上,我和阿婆又重复了这重复无数次的对话。只是我听不到阿婆对我的唠叨,吃完饭,我又躲进房间去了。今天,

我要带阿城去走十里长街的最后一段:石曲街。

由北向南,静静走在老街上,河西街、殿前街、牌前街、新路街、南栅街……走过改造好的双边街,穿过不曾改造的老街,才能抵达石曲地界。

穿过卖芝桥的时候,阿城一定会停下来对我说,这段未曾改造的老街更显静谧祥和,老街上每一块石板都像是刻上了岁月的沧桑,而每一户绿荫掩映的悠闲人家,甚至是每一个摆摊设点的市井小贩,仿佛都有一段悠远的故事。

曾经告诉过阿城,雨季里的老街是最美的,美在那份柔媚与温婉。但这段未曾改造的老街不同,除了那份柔媚与温婉外,还多了几分苍凉、厚重与矜持。而我几乎还找不到阿城在这里的足迹,记得他喜欢走在前面,走出一段路后又记得回头找我,等我赶上他。我并非走路磨蹭,只是喜欢看四处张望,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的样子。或者是在稀稀落落的断墙残瓦里找到曾经兴盛的见证,或者是在低矮破旧的老屋背后嗅到主人留下的气味,或者是窃听平常日子里的家常对白。他的心那样宽,可以容得下任何新奇的事物。

一路走,一路回忆。回忆里有愉悦的因子,像是干燥的茉莉花,浸泡在热水里,湿湿地小心翼翼地暖慢绽放。

记得我们并肩躺在南官河里的船上,我问他,何为沧桑?他用一句话回答我:当华美的叶片纷纷落去,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。现在想来,这就是对沧桑老街的解读。一切浮华终将消散殆尽,只有那些留在我们记忆中的人和事,才会融进老街的血脉,越久越是嵌入遗传的基因,成为血统的锻造,越老越能超越时空的界限,成为历久弥新的激励。

终于,还是走到了石曲地界。眼前的石曲街依旧狭窄,但已经铺设成平坦的石板路。阿城肯定无法想象,曾经的石曲街是坑坑洼洼的石头路,周边群众真实地戏称它为“石路窟”。

就这样走到老街的尽头,依旧是两层老楼房,依旧是水韵飘荡,并无不同。多数人恐怕会皱着眉头嘀咕一声:就这样结束了啊。但阿城不同,他会说:这老街开头开得矜持,一路走来所到所见之处也不是偶尔一来的人来得及细细咂摸的,因此结尾结得这般不张扬,本该如此。

如果不开口问,如果无人愿意说,又有谁会知道这里有着位老路桥人心中最重要的人物呢?一句“北御相、南国公”,就知

道老街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坐镇十里长街的两端,一文一武,张弛有道,给千百年来坐贾行商的老街添足了儒雅与霸气,成为路桥人心中最沉甸甸的历史分量。而“北御相”说的是坐拥老街最北端的杨晨故居,“南国公”说的则是最南端的方国珍故居了。

方国珍(1319—1374),元末农民起义第一人。

杨晨《路桥志略》记载,方国珍长身黑面、体白如瓠、力逐奔马,兄弟五人贩盐为生。传说方国珍与当地盐霸蔡乱头发生摩擦,官府收受受贿,派兵捉拿方国珍。方国珍正在吃饭,当即以桌为盾,以杠为矛,杀了巡检。兄弟五人就此商议,干脆一不做二不休,退至洋屿山,并在村口竖旗起义,上面写着:“天高皇帝远,民少相公多;一日三遍打,不反待如何!”

没有“替天行道”的豪言,也没有“天下耕者有其田”的壮语,方国珍的起义只是为了要过上安稳的日子,这和那些最后当上皇帝的起义者从最初就有本质的不同。也许正因为此,方国珍最后选择的是“保境安民”,选择的是接受朱家天下的“招安”。

揭竿而起后,不出十日,投靠方国珍的就达到了数千人。史上记载方国珍的军队是善战的。起义后首战便大败江浙行省参政知事多尔只班,不久又取得甬、台、温浙东三郡。之后方国珍受元庭命,诏讨张士诚。两军相交于昆山,张士诚的军队步骑夹岸,旌旗数十里不绝,而方国珍的军队只有区区五万。那时方国珍却说:“滨海之地,步骑非宜,兵虽盛,不足惧也。”遂“身率壮士数百,持苇席涂泥以冒矢石,奋呼急击士诚军,大败之,亡七将军,死万余。”第二天又战,七战七捷。

水一边街一边

□庄向娟



旅游巴士



畲乡风情 情归心扉

□禾兮

过着“逐水草而迁徙”的游牧生活的蒙古族;挑花、刺绣、织锦、蜡染、首饰制作等一等的苗族;诞生孔雀舞的傣族……55个少数民族总有一份独特的魅力让我魂牵梦萦。同样,对于浙江省唯一一个少数民族——畲族,我心中一直存有期待。

早期畲族族群主要生活在福建、广东、江西三省交界地区。宋、元时期大量畲民迁徙至福建中部和北部,明、清两代继续北移,进入福建东部和浙江南部山地。其中有一部分抵达安徽。在新的家园,畲族人民叩石垦壤、耕山狩猎。丽水景宁是畲族迁入浙江的最早落脚点。

景宁这片美好的山川留下了经历千年流徙的畲族人民。晋朝陶渊明笔下的“世外桃源”,描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不遭战祸的安乐而美好的理想境界,而畲民看中的是另一个也享有“桃花源”之义的地方——封金山。此山位于景宁畲族自治县城7公里的澄照乡金丘村,是南宋畲民迁来景宁的聚居地,是蓝姓畲民入浙的最早发祥地。因当年垦地掘得黄金数斤,故被冠以“封金”二字。

在进入封金山的途中,导游给众人唱了一首《封金山》畲歌:封金山上好田场,三万七千

串心洋。新开田地无粮纳,冬来收转谷满仓。封金山上树木长,杉树杂树满山藏。山水地盘十分好,年长月久采不光。封金山上好世界,蓝雷钟姓人丁齐。住落封金开田地,旺出子孙有大翅。”

歌词中寄予着畲民希望有一方乐土,过着平静安宁生活的愿望。其实单从“畲”的构字结构就可看出,“二人”育“小”孩,几亩农田享生活。畲民信仰凤鸟图腾,所以在进入村子时,就能见到畲族妇女佩戴的凤冠,这便是图腾的踪迹。

拾级而上走进畲家,泥黄色的砖墙衬着黑色的房顶,二楼的木栏杆上垂挂着正在晾晒的菜叶。畲语中称房屋为“寮”,一般为木结构泥墙茅草顶,随着时代的变迁,我们见到的大多房顶为瓦片。房屋大多建造在山坡向阳避风有水源的地方,虽无系统上的风水理论,但他们的宅门和灶门朝向有一定的规划。

客厅”的后面便是比“客厅”大上三倍的厨房,依山而建的房子自有用水之道,主人家自凿了一条流水线,用半边毛竹当管道,将点点山泉引入储水处。一旁偌大的土灶台上正煮着一大锅的猪肉,丝丝香气从锅盖间飘出来,这是我们罕能闻到的原生态猪肉味。

厨房的另一侧,冰箱、微波炉等现代家电一应俱全,可厨房的侧门边依然倚着几把农具。能坐10来个人的圆桌上扣着桌罩,趁主人家不注意,我们掀起来一看究竟,肉和菜,荤素搭配共有七八盘。看来他们在这里生活得不错。

作为游客,自然少不了旅游中的一项行程,观看一场畲族姑娘和小伙子为我们表演的畲族婚礼秀。我不愿多提,只觉得婚礼中“表演者”在表演,或许她们已经“嫁”了太多次。就像村口的那只藏獒,它懒得搭理我们这一群过路的游客,见我们靠近,只微微抬头,用两只小三角眼盯着我们,它好像已经习惯了一拨又一拨叽叽喳喳的说话声音。

入暮,一场篝火晚会如期上演,农耕、酿酒、纺织等畲民种种生活形态一一以舞蹈的形态展现给远方的客人。记得导游说,这样的活动原来只有在畲族最隆重的“三月三”才会上演,而且一年只有一次,由于游客的需求和商业的参与,让眼前的表演变得重复,只要有游客想要观看表演,当地的姑娘、小伙子也变成了职业表演者。或许也只有游客的到来,才能让畲族每天都沉浸在节庆活动中。

与我们一同观看表演的是一群杭州某小学

与当地畲族一小结对的两校学生,虽来自两地,可他们没有隔阂,在事先没有彩排的情况下,上台合唱了一首我不知歌名的少儿歌曲,嘹亮的歌声与熊熊火焰,一同印在心上。

回程中,仰望天空,繁星点点是我许久不曾见过的夜空,黑得那么彻底,亮得这么耀眼。心想,旅程中除了能欣赏到秀丽的风景之外,总有一些事让我感动,譬如少数民族纯朴的风情,还有学生们心手相牵的情感。

